



反回忆录

ANTIMEMOIRES

[法] 安德烈·马尔罗 著

钱培鑫 沈国华 等译

解脱遇到的障碍，不在于滚滚红尘的诱惑，而在于我们对尘世的迷恋

K835.655.6
2M132

反回忆录

ANTIMÉMOIRES

〔法国〕安德烈·马尔罗 著

钱培鑫 沈国华 肖云上 彭 云 译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98-064 号

Antimémoires par André Malraux

©Editions Gallimard 19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回忆录/(法)马尔罗著;钱培鑫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8

ISBN 7-5407-2572-9

I. 反… II. ①马… ②钱… III. 马尔罗—生平事迹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6433 号

Fan Huiyilu

反 回 忆 录

[法]安德烈·马尔罗 著

钱培鑫 沈国华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字数 400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407-2572-9/I·1558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未经授权,所有国家,包括苏联,均不得翻译、复制或
改编本书。

安德烈·马尔罗,1972 年

译本序

《反回忆录》是法国著名作家和政治家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在1967年发表的作品。当时的马尔罗已经不是早年在柬埔寨丛林中寻找高棉文物的冒险家,不是西班牙内战时飞行中队的机枪手,也不是指挥“阿尔萨斯—洛林旅”的贝尔热上校,而是戴高乐将军不可须臾脱离的谋士,是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的法兰西使者,是主宰法国文化政策的国务部长。但是,他首先是一个享有盛誉的大作家,是第一位在世时作品就被收入“七星诗社”丛书的法国作家。

马尔罗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他早年写了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纸月》(1928年)和《离奇的王国》(1928年),书信体小说《西方的诱惑》(1926年)对欧洲传统价值观提出质疑,认为西方文明“是精心组织的野蛮”;然后创作“亚洲三部曲”:《征服者》(1928年)以中国省港工人大罢工为题材,《王家大道》记述他的首次印度支那之行(1930年),《人的状况》(1933年)荣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给他带来国际性声誉;《轻蔑的时代》(1935年)和《希望》(1937年)表达马尔罗反纳粹、反法西斯的立场;1943年写的《阿滕堡的胡桃树》是对人类悲剧性处境的思考。战后,马尔罗放弃文学写作,从事艺术批评研究,先后出版了对世界各国一千五百件作品

进行分析的《艺术心理学》(1947~1949)和《想像中的世界雕塑博物馆》。《反回忆录》是他晚年的主要作品,他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是一部给未来读者写的书,一部留给后人评判的作品。评论界普遍认为《人的状况》和《希望》是30年代最成功和最有特色的小说,而气势恢宏的《反回忆录》则可以和19世纪初期同样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师夏多布里昂相提并论,和《墓畔回忆录》一样,《反回忆录》是作家毕生思想和行动到达巅峰的标志。

文如其人。《反回忆录》和马尔罗不囿陈规、卓尔不群的人生一样,是一部标新立异之作。标题中一个“反”字就不同凡响,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英雄虽然到了生命的黄昏,但是没有丝毫暮气,依然血气方刚、轰轰烈烈。马尔罗认为,回忆录自从卢梭开始就蜕变成“忏悔”、“自省”的代名词,作者必须“真诚”地原原本本地披露自己的私生活,许多作家也乐此不疲:“我认识的作家几乎人人都喜欢自己的童年生活,而我却讨厌我的童年……我对自己几乎不感兴趣。”面对20世纪人类经历的巨大苦难和变迁,面对人生这个“没有出路的客栈”,“那些只与我一己相关的事情,对我来说还那么重要吗”?马尔罗把这本书称为《反回忆录》,“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回忆录不谈的问题,而不回答那些回忆录论述的问题”。在这部与传统回忆录分道扬镳的作品中,作者抛开别人津津乐道的“小我”,站在历史的高度考察东西方文化,以自己全部的人生经历,来“思考人生、审视死亡”,探究生活的本质之谜。

《反回忆录》不仅在内容上反传统,其结构也与众不同。它抛开循序渐进的传统套路,沿两条线索分别展开。一条线索由马尔罗1965年出访的亚洲诸国——也是马尔罗四十年前曾经到过的地方——等构成:埃及、亚丁、锡兰、印度、新加坡、香港、法国。作者抚今追昔,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为了突出今昔对比和方便阅读理解,每一章起头往往标了两三个年份,那是作者回忆时涉及的年代。第二条线索是马尔罗作品,全书按照主题分成五大章,每一章以他的

名作冠名——《阿滕堡的胡桃树》、《反回忆录》、《西方的诱惑》、《王家大道》、《人的状况》。由于版权纠纷，再版时撤销了章节的标题，改用数码标记。这种复线结构赋予《反回忆录》鲜明的个性，它的叙述不按时间顺序、不考虑事件的完整，回忆、描写、想像、分析、议论交错跳跃，带来一种全新的、非常现代的审美感受。

第一部是童年回忆，开篇就是祖父令人费解的自杀，给整部回忆录染上悲剧色彩；随后出现了认为“人不过是一小堆可怜的秘密”的叔公沃尔特，以“穿越文明的人性之恒久”为议题的阿滕堡修道院研讨会，还有精神失常的尼采。接着作者谈到三十年前埃及狮身人面像对自己艺术探索的启迪，探索艺术与死亡的关系：“大凡神圣的艺术都与死亡水火不容，因为艺术不会点缀死文化，而是以其最高的价值来表现这种文化。……只有超越人世的现实主义才能天长地久。”埃及法老的墓穴使作者想到希特勒自杀的地堡和分崩离析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与永恒游戏”的埃及博物馆让作者想到墨西哥公墓。第一章以马尔罗 1934 年驾机寻找传说中萨巴女王王故都的冒险经历而结束，描写了死里逃生、“回归大地”的初次感受。

第二部首先记述马尔罗 1945 年与“肩负着法兰西命运”的戴高乐将军的初次见面——“……我与法兰西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及从内阁新闻部长的角度看到的二次大战后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然后回忆 1958 年处在卧薪尝胆时期、期望重振国家的戴高乐将军，他提出“必须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稳定货币，结束殖民主义”。马尔罗奉戴高乐之命前往圭亚那和安的列斯群岛，不顾生命危险，圆满地处理了全民公决问题。接着是阔别二十年之后与尼赫鲁就非暴力、共产主义、精神殖民主义、东西方价值标准等问题深入交谈。然后顺势回忆起 1944 年身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反对反犹太联盟的主席”时遭到德军伏击，受伤被俘的经历，讴歌

法国人民临危不惧、捍卫民族尊严的凛然正气。

《反回忆录》的第三部把读者带到印度,那是“我们灵魂中的古老东方”。印度文明的圣地——贝拿勒斯、孟买、马杜赖、埃罗拉、象岛石窟——借助作者优美、抒情的文笔,撩起了美丽神秘的面纱。印度人追求超脱生命,印度教强调宇宙轮回、转世变形,无一不在揭示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让人感到印度文化的博大精深:“印度思想包含某种令人着迷、勾魂摄魄的成分,它让我们觉得在奋力攀登圣山,而顶峰始终在后退;或者说循着它举起的火把,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之后是作者1940年6月向敌军阵地推进时与死神邂逅,再次死里逃生。最后,与尼赫鲁谈论甘地、非暴力主义、艺术。

第四部发生在新加坡,作家见到了《人的状况》中玩世不恭的捐客克拉比克男爵的原型,这位昔日的冒险家正在为好莱坞拍摄印度支那色丹族国王梅雷纳的悲剧传奇。作者与沉湎于鸦片和烈酒之中的殖民地高级官员彻夜长谈:“生命的意义何在?”其中涉及阮爱国即胡志明的革命活动和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

第五部涉及1965年的北京之行。马尔罗首先想到的是三十年前“给两亿中国人带来希望”的红军长征,他准确地回顾长征的艰难历程,如临其境地描写勇夺泸定桥。他受到陈毅、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革命元老的接见,就共产主义、民族解放运动、超级大国、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修正主义、青年问题交换意见。马尔罗尤其注意到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然后,马尔罗飞越日本——他曾与日本僧人探讨东方艺术里面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回到法国,在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的迁葬仪式上发表著名的演说:“与黑暗的抗争开始了……”马尔罗以此为契机,阐述对法西斯施用的酷刑和有组织地凌辱人格的集中营的思考。

马尔罗堪称20世纪各个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在

漫长的文学和政治生涯中，见过 20 世纪众多的杰出人物。他与历史伟人戴高乐、尼赫鲁、毛泽东的对话，当然是《反回忆录》最精彩的篇章。但这又是“阿滕堡式的谈话”，读者不相信真的这么说过。其实，马尔罗通过非常生动、戏剧化、文学性的手法，阐述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不过，马尔罗以他的观察和评价，揭示了历史伟人鲜为人知的性格特征和魅力。戴高乐的“感染力就在于保持沉默的方式。……这是一种内在的距离。后来，我在毛泽东那里又感觉到了这种内在的距离”。印度总理尼赫鲁是马尔罗相识二十载的老朋友，《反回忆录》记录了他们内容广泛的探讨：非暴力主义，共产主义，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精神殖民主义，对中国的戒备，监狱与自由。“虽然这位面带忧郁的微笑，绅士风度甚于英式教养的国家元首不像甘地那样与印度融为一体，但是他代表印度”，马尔罗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对于 1965 年的中国之行，马尔罗的心情是复杂的。作为受过殖民政权迫害，从 20 年代起就关注中国命运，特别是以“广州宣布总罢工”作为第一部小说开场白的进步作家，他向引导中华民族摆脱“耻辱、土地、饥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表示敬意。与此同时，他对这个“从废墟上……重建世界最伟大的国家”的民族又心存疑虑。尽管如此，《反回忆录》中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讨论基本符合史实。马尔罗与毛泽东主席谈话的描述，曾经被个别传记作家贬为“恬不知耻的胡编”，理由是两人的谈话仅持续了三十分钟，而且双方只是泛泛交换了一些外交辞令。《反回忆录》的英译者也有所预感，不过他认为马尔罗具有诗人气质，习惯以亲身经历的形式叙述事件，并不看重是否真有其事。如果这一点成立，我们不禁佩服马尔罗对中国革命历史和现状的理解，因为尽管有“虚构”成分，《反回忆录》还是不失客观地把诸如延安窑洞、农民暴动、红军成立、军民鱼水关系、忆苦大会、军队三大纪律、青年应该接受考验、反对修正主义、不间断继续革命等信息传达给西方读者。《反回忆录》问世以后，马尔罗对

戴高乐、尼赫鲁、毛泽东等历史人物的描述和对比分析，常常成为引用参照的对象。

历史确实在《反回忆录》中占据重要地位。可是马尔罗不是一位罗列史料的史学家，而是不断“思考……面对死亡的人生”的历史哲学家。“命运”和“死亡”成为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马尔罗有着屡失亲人的隐痛：祖父自杀，父亲自杀，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死于车祸。他也有过与死神照面的多次体验：1934年寻找萨巴女王故都时，飞机闯进冰雹云，侥幸逃生；1940年，坦克掉进陷阱，随时可能遭到炮击；1944年，盖世太保曾把他押到刑场执行假枪决。他还有对耳闻目睹的20世纪浩劫的记忆：在集中营被活活打死的女囚，惨遭德国人枪杀的游击队员，还有被炮弹夷为平地的德国城市……究其原因，除了天灾之外，更多的还是人祸，“人类缺乏某种本质的东西……缺一种精神因素。我们学会了杀人的艺术，但不知道生活的艺术……”

然而死亡无处不在，它不仅仅是摧毁肉体的那种狭义的死亡，社会新旧更替、宇宙沧海桑田都是它的“杰作”：“在巴格达，机动小船取代了巴比伦农民用芦苇编织而成的捕鱼篓；在德黑兰，布满镶嵌画的城门如同巴黎的圣德尼城门一样，已经被都市的楼宇所湮没”，“我再一次听到……拜占庭慢慢崩溃的声音，倾听公元1965年新加坡渐渐熄灭的声音……”在这里，时间成了命运的化身，它把我们推向死亡，“把世事沧桑和大写的历史推向虚无”。

面对吞噬一切的宇宙，个人生命是何等藐小，足以让人陷入17世纪的帕斯卡所描述的那种人生忧虑与绝望。然而，马尔罗认为“从听天由命到主宰命运，这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世上只存在一种行为，它是繁星的冷漠和江河永恒的涛声所不能征服的：那就是人类与死亡的抗争”。马尔罗的小说处处充满与命运不屈抗争的人物，就连他祖父神秘的自杀也是令人尊敬的举动，因为它是对命运的回答，它出自自愿的选择，表现了人类“身

上……存在着某种永恒的……神圣的东西：那就是他对世界提出质疑的能力……”对马尔罗来说，所有按照自己心愿死去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它体现了人——“这棵脆弱然而具有思维的芦苇”的高贵和尊严。

从这个角度而言，艺术自然成为人类反抗世界非人道的秩序、摆脱人类悲剧性状况的另一种工具。马尔罗认为艺术家不能选择他所处的世界，也不能无视人注定要死亡这种必然性，但是他们可以用艺术来创造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世界。艺术是对世界的修正，是对世界的人性化。用艺术证明人的存在，依靠艺术来超越人类处境，以此抗拒死亡，否定死亡，战胜死亡。从开罗博物馆僵化的木乃伊到明陵的神道，从象岛的湿婆神雕像到日本的枯园，还有拉斯高岩洞里的野牛图，都是人类追求永恒的见证，“与人以外世界——星辰、草木或蟋蟀——的对话，是一种藐视死亡的有效方法……”

马尔罗从青年时代起就接触亚洲文化，很自然地把他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思考放在东西两大文化的背景下进行。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西方是“崇尚行动的文明”，它的本质“就是每个人受到行动的驱使。用行动反对旁观。用人的一生，有时候只是一瞬间，抗击永恒……”在东方，人们强调天人合一，“从容平和”，追求超脱生命，“摆脱轮回”！当西方人含着泪水，收殓亲人尸骨，诅咒世界荒谬时，东方的印度早已摆脱死亡的困扰，割断了对尘世的迷恋，人们点燃柴垛，神情漠然地焚烧西方人眼中的生命，因为“对所有即将诞生的人们而言，死亡是确定无疑的，对所有已经死去的人们来说，降生也是确定无疑的……”“为什么欧洲人……认为死必须有意义呢？”马尔罗借日本僧人之口，向以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观的欧洲现代文明提出质疑。“也许每个部长办事时应该像欧洲人，去世时像印度人。”尼赫鲁——这位深谙西方文化的东方伟人——的这句话道出了马尔罗的心声。这种务实旷达的

人生态度，找到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平衡点，能够帮助人类应付现代社会的挑战，同时满足自己的精神寄托。

《反回忆录》是一本充满死亡的书，但更是一本赞美生活、崇尚生命的书。生命是扼杀不了的：喜马拉雅监狱中光秃秃的枝头冒出了嫩芽；不见人影的农舍里母鸡还在随意走动、啄食；满目废墟的纽伦堡，“一个丰盈的女人喜气洋洋地独自骑车颠簸在……的碎石子上，车把上插满了丁香花……”当坦克冲出陷阱“重返大地”时，死里逃生的马尔罗发出了由衷的生命礼赞：“我感到黑夜充满生机，它是奇妙的天赋、广袤的萌芽”，“啊，生活，多么古老的生活啊”，“今天早晨，我平生第一次领悟到，生命和黑暗一样强大，和死亡同样有力……”它使人乐观、自信，藐视命运，就像那位老农妇脸上的微笑，“那是姗姗来迟的微笑，经过考虑的微笑……她似乎眺望远处的死亡，神情宽容，甚至带着讥笑……”马尔罗笔下的蓝如夜空的野菊兰花、稍纵即逝的朵朵流云、湿润的和风、阿尔萨斯的夕阳、郁郁苍苍的百年老树，无处不在展示“令人震惊但又普通平常的生命之谜”，表述热爱生命、创造生命、战胜死亡的观点。整部作品从祖父自杀开始，到以拒服兵役的年轻人负责保护记录史前人类活动遗迹的拉斯高岩洞结束，这样的结构处理也是耐人寻味的。

《反回忆录》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一种令人振奋的精神历险。这儿没有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传统程式，一切随着作者的思路起承，尽管马尔罗喜欢精确地标明每章的年代，其实他打破时空界限，任思绪如行云流水般自由驰骋，有时触景生情，有时犹如《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听到一句话、目睹一个画面而突然激活昔日的回忆。天马行空式的联想，把按照常理互不相干的事件、人物联系起来，显得那么突兀，又那么新颖，更发人深省。马尔罗以这种方式充分地多角度地分析、比较、解释、揭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东西方文化以及他本人的感想。《反回忆录》表面的凌乱其

实是一种高明的布局,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处理,作者能够从容不迫地把荒唐的冒险经历、悲壮的抵抗运动和惨烈的战争场面写进同一本书,再插入各种各样的事件、人物、场景和艺术作品,借用许多“我记得”、“我想起”(比如凭吊尼赫鲁陵墓时,作者一口气连用十一个“我想起”)频繁调动时空,整本书写得左右逢源、波澜迭起。

《反回忆录》在内容、结构上与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分道扬镳,在写作手法上也具有鲜明的特征。首先是马尔罗的描写。这部集沉思、叙述、游记于一身的作品充分诉诸读者视觉:月夜、晨曦、江河、大海、鸟兽、法老的墓室、印度的神窟、希特勒的地堡等相继呈现在读者眼前,往往使人目不暇接。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震撼人心的动态场面(寻找萨巴故都时飞机遇险、德军撤退前夕战俘营暴动、“您就像法兰西”已经被收入法国文学和语文教材),就连作者未曾亲历的事件(如“勇夺泸定桥”)都写得气势磅礴,十分壮观。马尔罗还多次使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频繁地切换镜头,挑选、组接画面,给读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书中的某些章节(比如他海外领地之行)与电影剧本如出一辙。对话体的运用是马尔罗写作的另一个特征,《反回忆录》的每一章都出现大段对话,有作者与领袖人物交谈(戴高乐、尼赫鲁、毛泽东等人),有他与圭亚那反对党首领交换意见,也有马尔罗被捕后与盖世太保的交锋。马尔罗喜欢对话手法,它短小精悍,非常生动,表现双方唇枪舌剑、切磋商讨,营造身临其境的现场感,直截了当地揭示对话双方的思路发展和心理活动,而且对话体常常记录人物会晤的关键部分,马尔罗利用这种戏剧化的文学手法,发掘人物交谈的本质和精髓。《反回忆录》虽然写于马尔罗的晚年,涉及战争、死亡、命运等沉重的主题,而且马尔罗还是20世纪最早揭露生命荒谬性的作家,但是书中没有丝毫委顿消沉。无论走进“无人的黄昏为德国的死亡唱着它怪诞的摇篮曲”的纽伦堡,还是在印度凯拉撒的神庙群“倘佯于印度伟大的梦幻的夜花园”或者远眺在“最后一抹余晖衬托”下的故宫;无

论缅怀“浴血奋战、无谓地捐躯”的战友，还是感叹生活的慷慨赠予，读者都会被马尔罗敏锐的思维、丰富的想像、渊博的知识、活泼的生命力、诗意盎然的抒情所感染。马尔罗惯用超凡的比喻，把史实上升到史诗的高度；他使用成串的排比句，直抒胸臆；他借助诗化的语言感染读者；他以类似超现实主义诗歌的时空交错，改变人们的视角，开拓他们的视野，以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世界、看待人类的文明。最后，马尔罗的演说天才也给《反回忆录》增添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尤其追悼不屈的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的祭文，写得悲怆感人、气势恢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1996年11月23日，在马尔罗去世二十周年之际，他的遗体被隆重迁入法兰西共和国的先贤祠，与他的前辈——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一起，成为万众景仰的伟人。20世纪法国文坛群星闪烁，人才辈出，瓦莱里、纪德、萨特、加缪的名声和著述都不在马尔罗之下，为什么只有马尔罗享此殊荣？当然是因为他才华出众，著作等身，更因为他有着非凡的人格、传奇的经历和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当同辈作家还坐在书斋里怀疑、批判、揭露、讨伐的时候，他已经义无反顾地出现在历史的重大时刻：控诉殖民暴政，反对纳粹法西斯，同情革命，伸张正义。马尔罗以自己的行动挑战命运，主宰命运，他的一生已经成了一座“神话”，成了一座意志和行动的杰作，而《反回忆录》正是这种人生的写照。“我为将来读我作品的人们写书”，这部深受马尔罗喜爱的“真正的书”传达了马尔罗对历史的沉思、人生的感悟和艺术的体验，它是留给东西方读者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无愧于20世纪的法国文学经典。

谨以此译作纪念马尔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钱培鑫

2000年8月6日于上海江湾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是20世纪法国文坛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扮演过各种角色:作家、政治家、冒险家、报人、编辑、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是一支志愿军飞行队的首领;二战期间,他驾着坦克在前线打仗,曾经被捕,被假枪毙,也曾经受伤、逃亡。战后他追随戴高乐,在政府里任文化部长。他1976年病逝,1996年被迁葬到法国伟人公墓先贤祠。

■马尔罗的一生令人瞩目。二战期间,他以作家身份会见过斯大林;1958~1965年间,他受戴高乐将军委派,访问亚洲,先后会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中国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以及日本天皇,这一切在本书中都有详实的记录。此外马尔罗回顾了他丰富充实、多姿多彩的一生,记录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

■马尔罗把这本书题为《反回忆录》,“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回忆录不谈的问题,而不回答那些回忆录论述的问题;还因为读者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常陷入悲剧的人物,像打暗处走过的猫那样黏糊、圆滑的人物,一个我无意中扬名的冒失鬼……”



本 社 新 书

本社出版来自文化艺术之邦
——法兰西的优秀作品

★杜拉斯小丛书

闺中女友

杜拉斯传

黑夜号轮船

外面的世界

★人类死刑大观

★加缪传

★忏悔录

★萨德传

购书热线：0773-3813660

3813659

策划编辑◇金龙格

责任编辑◇金龙格

装帧设计◇石绍康

目 录

译本序	1
序 幕	1
第一部	15
1.	15
2.	36
3.	60
第二部	82
1.	82
2.	90
3.	111
4.	125
5.	146
6.	171
第三部	209
1.	209
2.	237